

清风正气歌

清风拂过开山岛

■李弘非 朱发



春日的海面涌动着粼粼波光，我们迎着湿润的海风，穿过绿意盎然的燕尾港镇双拥公园，王继才先进事迹展示馆呈现在眼前。

漫步瞻仰，我们仿佛走进了王继才32年的守岛时光。1面历经风吹雨打的国旗、1部手摇电话机、5台听坏的收音机、2盏用坏的煤油灯等展品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，带给我们深深的震撼。每件展品都浸润着王继才“守岛就是守家”的赤子情怀，闪耀着王继才夫妇坚守孤岛32年的精神之光。

王继才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只有26岁。那是1986年，驻守开山岛的部队撤编，作为民兵营长的王继才在老父亲的鼓励下，接下了开山岛值守的“苦差事”。1个多月后，妻子王仕花追上了岛。面对妻子的不解，王继才说：“当年日军就是以开山岛为登陆据点进犯连云港的，开山岛不能没人守。”王仕花理解了丈夫的选择，她毅然辞去教师工作，对丈夫说：“你守着岛，我就守着你，你守着国，我便守着家。”

刚上岛时，生活条件艰苦。一盏煤油灯、一个煤球炉、一台收音机是王继才夫妇在岛上的全部家当。岛上没有淡水，他们就喝接来的雨水；没有电，他们就点起煤油灯；他们像燕子衔泥一样，从岸上一点一点地运来泥土，开辟菜园，种树种花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原本光秃秃的小岛上载满了苦

楸树、松树，石阶上随处可见各式新旧不一的修补痕迹，巴掌大的果园里种满了桃树、梨树、樱桃树，葡萄架上还挂着零星的葡萄串……岛上的每一处变化都饱含了王继才夫妇的心血。

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一些组织走私、偷渡的不法分子看中了开山岛。一次，一名商人把数沓厚厚的百元大钞放在王继才面前，想以旅游开发为名在岛上开办不法场所。其实当时，王继才身上还因盖房子背着1万多元的债务，贫穷几乎要击垮这个家庭，但王继才的态度斩钉截铁：“我是一名党员，别说你拿10万来，就是拿百万千万，那也是不可能的！”

32年的守岛生活，王继才和王仕花夫妇省吃俭用，舍不得为自己添置新衣服，却自费购买了200多面国旗。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，一场只有两个人的升旗仪式便在小岛上举行。

“升旗！”王继才一声口令，五星红旗在他手中冉冉升起，王仕花则站在一旁庄严敬礼。王继才说：“开山岛虽小，却是中国的领土，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。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，我才觉着这个岛是有颜色的。”

儿子在岛上出生后，他为儿子取名“志国”。“志”字上面一个“士”、下面一个“心”，王继才期盼儿子长大了当一名战士，一心一意去报国！王志国

蹒跚学步时，便跟随父母顶着海风、踩着陡峭石阶，迈向海边的升旗台。五星红旗猎猎飘扬，把一颗爱国奉献的种子播撒进了他幼小的心灵。

2012年，王志国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毕业，先后收到了几家单位的录取通知，待遇都不错。王志国在电话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时，王继才却说：“你想找份工资高的工作，我能理解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没能给你们好一点的生活。但是你要考虑清楚了，人生的第一步啊，光用钱衡量哪行？选工作最重要的标准，是等你到了我的年纪，不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！我看你还是到部队去吧。”就这样，王志国选择了参军入伍，如今在海警部队继续守护飘扬在祖国海疆的五星红旗。

王继才夫妇为国守岛的故事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响，但王继才夫妻始终低调做人。2014年，夫妻俩被授予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。之后，他们陆续接到上岸作报告的邀请，王继才都以守岛为由婉拒。2017年，连云港市纪委举行“清风拂港城”演讲比赛，王继才接到邀请后说：“岛上一刻也不能离人，但是这个活动讲清正廉洁，我愿意去。”随后，王继才又提了3个要求：不安排专车接送，不安排吃饭，不坐主席台。

有些人以为，王继才常年守岛，报酬肯定不低。其实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们每年的补助是3700元，平均每人每月154元。1995年，开山岛建起灯塔，王继才夫妇因肩负守护灯塔的任务，每年收入增加了2000元，但每人每月的补助仍不到300元。

王继才常说：“个人是小账，国家是大账。个人小账算不过来的时候，就算一算国防大账，一算心里就平衡了。”

海风鼓荡，海浪澎湃。那些在涛声中坚守的身影、凝结在五星红旗上的信仰，以及奔涌在血脉里的忠诚誓言，伴着开山岛清新的海风，将“守岛就是卫国”的信念播撒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。

左上图：矗立在开山岛上的王继才塑像。 李弘非摄

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虽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山，却有高耸入云的巍峨；尽管没有一块岩石，却有壁立千仞的雄伟。五条岭，一座气吞山河的英雄丰碑。

春日的午后，我来到江苏省盐城市的一个滨海村庄，走进一座山岭，走进了70多年前那段弹雨纷飞的血色岁月。

一

1947年12月，盐城南郊港南村。那个阴冷的午后，华中野战军某团3连官兵正在碾谷场上吃饭，通信员突然跑来传达紧急命令：伍佑方向发现敌先头部队。官兵撂下饭碗，操枪，集合，风一般奔向战场。

当时帮部队做饭的支前民工记得，眨眼工夫，从旷野上奔袭而过的队伍，就像云层一样黑压压地飘过，后面队伍还在奔跑，前面已传来枪炮声。“天黑以后，来回蹿的火球把天都烧红了……”当时8岁的卞华曾听奶奶如此描述。

史料记载，1947年12月，国民党为挽回苏中败局，急调北线整编第4、第21、第51师等共1.3万余人，从东台北进盐城。26日，华东野战军第11、第12纵队6个团及盐阜独立旅等地方部队，奉命在盐城东南伍佑、卜仓一带的通榆路沿线，展开盐南战役。

震天撼地的枪炮声，一直响了4天4夜才停歇下来。天刚蒙蒙亮，老乡们三三两两地赶到支前点准备生火做饭。可经过卜仓港河边时，他们却像遭雷击一般怔住了：几条刚刚靠岸的木船上，战士们一个叠一个地躺着，身上血迹斑斑，已经没了生命气息。

见此情景，老乡们禁不住潸然落泪，这可都是些十八九岁的娃娃啊。几天前，他们还在村里帮百姓家挑水担柴，给老乡家的草屋加盖防风毡子……

从这天晌午起，得到消息的港南村及周边村庄几十个村民，不用谁牵头招呼，都自发地扛着锨头、铁锹来到河边，跟着护送烈士遗体的何指导员和叶干事挖掘墓坑。叶干事提着石灰桶来回布线，瞅着东西走向的线条框框有几十米长，42岁的村民卞德容心里有点犯嘀咕：这是个啥子墓呢？

到傍晚正要开挖第3条沟坑时，盐东县民政科高科长带着两辆骡车过来，招手让大家帮忙卸白布匹。已经察觉出端倪的卞德容，终于忍不住迎上去，对高科长说道：“这是要掘大穴合葬啊，这可太委屈这些兵娃了。要不，咱都先把家里备用的棺材让出来，好歹给他们个单独墓穴吧。”

没等高科长回应，旁边的何指导员摘下铁锹挪了过来。他瞅了瞅苍茫夜色下的河边洼地，摇摇头说，不成，来不及，咱们部队已经开拔北上，还有大仗在后面。再说，就算是把这一大片地全用上，恐怕还不够哩。

卞德容闻言一愣，两行泪水破堤似的淌了下来。他刹那间明白了，这场激战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，还远远不止眼前这些。

二

盐城濒临黄海，冬季海风呼啸，滴水成冰，偏又赶上日头不露脸，天阴沉沉得要塌下来一般。打第一批烈士遗体送到河边起，各家各户就抱来了留着

叫悲伤噎得粒米难进，索性把筷子插在饭碗中间，恭恭敬敬地摆在坟前，转身又抡起锨头吭哧吭哧地开挖了。

最后两条沟坑下葬时的情景更令人心酸。两骡车的白布匹已所剩无几，临时筹措来不及，只得在沟底铺上一层芦席，排放一层烈士遗体，覆上白布再排放一层……

经过三天两夜的连续作业，烈士遗体全部掩埋完毕，何指导员领着大家敬礼、鞠躬、默哀，向烈士作最后告别。那一刻残阳如血，海风呜咽，一马平川的荒野上陡然隆起5条1米多高的褐色土岭，在天光地色中显得奇崛而庄严。

“五条岭！”不知谁小声喊了一句，瞬间让海风卷向苍穹。但这石破天惊的3个字，却和着泪水刻进每个人心里，也刻在这片苍凉的原野上。

三

翌年开春，参加开沟修坟的卞德容心里念着烈士坟冢，便早早地赶去察看，结果大吃一惊，冰融雪化的五条岭淌出了殷红的血水。接踵而来的几场雨过后，坟墓相继出现塌陷，有几处还露出了遮盖烈士遗体的白布。

卞德容看着心疼，他没有声张，悄悄带着儿子卞华，围着五条岭的东、北、西3个方向开沟取土，既给塌陷的烈士坟冢添补新土，又起到降低水位的作用。冬雪夏雨，晨昏暮晓，卞氏父子整修了10年，坟冢的轮廓才渐渐稳定下来。

1961年，卞德容辞世时，叮嘱儿子卞华：“别忘了他们……”卞华用力点头，从父亲手中接过被磨得锃亮的锨头。

此后，卞华带着儿子卞康全接过了守护五条岭的担子。五条岭上的青草岁岁荣枯，守护墓园的日子里，他们总是引颈四顾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来到1991年清明前夕。那个阴雨绵绵的早晨，一位名叫陈继业的中年女子敲开卞康全的家门，说想借把锹，给长眠在五条岭的父亲上坟。

陈继业是盐南战役牺牲烈士陈同桂的女儿。她持着父亲战友凭借依稀记忆绘制的路线图，从河北邯郸赶来盐城。然而，眼前的五条岭超出她的想象，历经半个世纪追寻终于走近父亲，却无法确认他的栖身之处，锥心的悲痛令她长跪不起，失声痛哭。

卞康全陪着陈继业从北到南逐条岭转，给每条岭都添上3锹土。卞康全郑重承诺，往后清明她若不能抽空来上坟，一定代她上香添土。陈继业这才一步步回头地洒泪离去。

这次与烈士后代的相遇，令卞康全深受震撼。当年母亲手指五条岭的感叹，又一次在他耳畔响起：“他们年纪轻轻就为国捐躯，连姓名和籍贯都没有留下……”从此，为烈士找到“回家”的路，成为卞康全孜孜以求的心愿。

2008年3月，一篇《五条岭，怎能忘》的报道，倏然唤醒了盐阜大地沉寂一甲子的血火记忆。政府拨款将五条岭建成占地10亩的烈士陵园，又将附近零星墓地的400多具烈士遗骨迁入陵园，让盐南战役牺牲的烈士们得以团聚。

2010年，卞康全被聘为五条岭烈士陵园管理员，他的寻亲工程也赢得社会各界支持：邮电部门免费邮发寻亲信件，爱心出租车队免费开辟五条岭专线……如今，卞康全已为350多位烈士找到了亲人。

五条岭，这个英灵铸就的地名，标定了盐阜平原地平线的新高程，带给这片英雄热土一份感天动地的巍峨。



冲击（油画）

赵大千作

爱上西藏的理由

■李江



我的第二故乡

爱上西藏阿里，绝不仅仅是因为她那迷人的风景。

那年，因为调整改革，我跟随单位来到阿里。车队翻越重重山脉，极目处是喜马拉雅覆盖着积雪的峰峦。风起云涌，苍茫如海。

初夏时节，家乡早已是花红柳绿，而阿里却仿佛被时间遗忘了，一切都定格在寒冬。我和其他战友一样，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，即便大口喘气，胸口仍像压着一块巨石般憋闷。

翻越界山达坂时，疲惫的战友们围坐在一起稍作休息，却无一人愿意开口说话。这时，指导员走过来，为我们讲起了进藏先遣连的故事。1950年8月1日，进藏先遣连在党代表李狄三的带领下，从新疆于田县普鲁村出发，在翻越界山达坂时，漫天风雪和高山天堑阻断了先遣连与后方的联系，补给彻底中断，不少官兵患上了高原病。那时，队伍在雪地里休息，集合时很多人没能再次站起来。剩下的官兵继续向着高原挺进，在风雪征程上立起不倒的丰碑……

我默默起身，凝视着远方连绵起伏的山峦，恍然觉得，高峻巍峨的雪峰正昂起头颅，向那支英雄的队伍行着庄重的注目礼！

这时，不知哪个战友突然喊了句：

“咱可不能给先遣英雄们丢人啊！”身边的战友们闻声纷纷起身，不顾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，开始检修车辆。浩荡长风从山谷里吹来，车队启程，车轮碾过冰雪覆盖的道路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仿佛在回应这片土地的呼唤。

经过好几天的机动，我们到达了驻训点。抬眼望去，蓝天如洗，白云低垂。阳光洒在雪地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战友们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自豪与欣慰。这一刻，我们不仅征服了高原的险峻，更征服了内心的恐惧与犹豫。

在阿里正式驻扎后，我们的生活很快步入正轨：训练、执勤，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——去驻地藏族同胞家中走访慰问。

那天，还没等到村子里，村民们就早早地等候在村口了。他们叫不上我们的名字，只能大声地喊着对我们最亲切的称呼“金珠玛米”。村民们伸直了胳膊争相和我们握手，竖起大拇指用藏语说着赞美的话语。那一刻，我打心眼里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感到自豪。党的光辉不仅照亮了西藏的山峦，也温暖了这里的群众，并在我心中镀上了一层足以让我永远铭记的荣光。

进村后，我跟随分队前往村民家中赠送慰问物资。走进一户人家后，年近的藏族阿妈立马转身从屋里端出了糌粑、酥油茶、牛肉干，塞到我们手里。见我们不肯收，她眼里涌出泪水，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藏语。经过团里随行的藏族班长翻译后，我才知道，老阿妈

说的是：“我的儿子跟你们一样，也是金珠玛米。”连长对老阿妈说：“我们就是您的儿子啊！”

老阿妈站在一旁，抬起粗糙的手，轻轻擦去眼角的泪水，嘴角的笑意却更深了。那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“人民子弟兵”这几个字的分量。

慰问活动结束后，村民们又自发前来为我们送行。他们跟着大巴车走了好长一段路，依依不舍。坐在车里，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汇，来形容这群心灵如同山间雪水一般清澈的村民。

如今，我已经在这里驻守整整5年。如果说爱上西藏需要一个理由，我想，那一定是这片高耸的山峦和那群可爱的人。



长征

第6450期